

段祺瑞傳

(九)

章君毅

隆裕太后直叫救命

段祺瑞爲確保袁世凱的安全，調袁世凱的忠犬，北洋軍的看家部隊，曹錕的第三鎮，入駐北京，擔任警衛。袁世凱則早自東華門遇刺後，他就稱病不再上朝。祇派他的親信人物：外務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趙秉鈞、和郵傳大臣梁士詒，充任他的代表，在清廷和他之間往來傳話，或者代他發表意見。光緒的寡后隆裕，對袁世凱的三代代表羈縻籠絡，不遺餘力。賞他們紫輦，賜紫禁城騎馬，入宮一趟就賞賜一同，御賜物件前後多達十餘件。三代表之中最重要的得推趙秉鈞了，這位甲子年正月初一子時生的袁世凱手下首席政客智庵，出身是河南臨汝縣某富戶的一名書僮，就憑他的機智靈巧，善於逢迎，由典吏而同知、道員、民政部侍郎、尙書，尤且身兼袁世凱密探部的頭腦。北洋武人連自視甚高的段祺瑞在內，全都尊稱他一聲「趙大哥」。袁世凱雅不欲得那「欺人孤兒寡婦」的惡名，區區書僮出身的趙

秉鈞却狐假虎威，優而爲之。每次御前會議，隆裕、宣統、諸王大臣都免不了要看他的臉色，有一次他還在兩宮座前大發脾氣，拂袖而去，演出一齣專制時代從未之見的羣臣總辭。那天他憤憤然的向隆裕跟宣統說：

「今兒開會，明兒開會，會而不議，議而不決。這樣下去內閣祇好引咎辭職，臣等大家不幹了！」

段祺瑞領銜的二次電奏一到北京，清廷更加嚇慌了手脚，當天隆裕、宣統急召三代表入朝，行禮以後孤兒寡婦就只顧痛哭流涕，口口聲聲的求袁世凱救命。隆裕皇太后掩面涕泣的道：

「胡惟德啊，趙秉鈞啊，梁士詒啊，我母子二人的性命，都在你們三位的手裏。你們回去好好跟袁世凱說：務必保全我們母子二人的性命呀！」

趙秉鈞翻臉演逼宮

孤兒寡婦的這一場痛哭，聲聲救命，使得袁

世凱的特務頭子，逼宮要角趙秉鈞都不禁有點同情憐憫起來了。他也噙了兩聲，誓言保駕，請隆裕、宣統寬心。在他的身旁，五路財神郵傳大臣梁士詒也擠出了幾滴眼淚，他曾對他家人說過：

「我亦不禁泫然。」

隆裕、宣統對段祺瑞領銜的電奏，唯一的反應祇是一迭聲的叫救命。當日袁世凱的三代表辭出，趙秉鈞的哼哈二將，往後都會做過袁世凱特務頭子的陸建章和雷震春，在宮門外守候着趙秉鈞出宮，一見他就圍攏了上來，亦莊亦諧的問道：

「大哥，今兒的戲唱得如何？」

趙秉鈞的回答是大搖其頭，再發上一句牢騷：

「難受，難受，這齣戲不是人唱的！」

不過，這一齣「戲」的導演袁世凱，對於他手下兩名主角，紅臉——段祺瑞，黑頭——趙秉鈞兩人的演出，却無可否認是極其滿意的。

緊接着下來便是有清一代的最後結束，南方

和北方研擬清帝退位詔，及優待條件。包括退位詔和優待條件在內，都曾經往返好幾十次的磋商。居間傳達者南方是汪精衛，北方是唐紹儀和梁士詒。南方每次有電報來，則由趙秉鈞和梁士詒持件入奏，跟隆裕逐字討論。當然，最後定稿，仍須取得袁世凱的同意。例如，近代重要文獻之一的退位詔，係由遜清末代狀元，民國首任農商總長張謇主稿，其原文如後：

「朕欽奉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軍起事，各省響應，九夏沸騰，生靈塗炭，特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議開國會，公決政體。兩月以來，尚無確當辦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輟於途，士露於野。徒以國體一日不決，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嚮，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榮，拂萬民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賢天下為公之義。總期人民安堵，海內乂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

原是一篇光明正大，公允持正的好文章，但是袁世凱對於已將到手的臨時大總統一席，還不放心。他必欲在「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一句的下面，硬生生的加上「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五句，不但與前文滋生矛盾，而且也有所損於中華民國的主權。——清帝退

位，實行共和，臨時共和政府也好，臨時大總統也罷，那就全是中華民國全體國民的事了，跟已經「將統治權公諸全國」的清廷有何相干？宣統下的「退位詔」，不是「禪讓書」，徒以袁世凱狐疑成性，畏首畏尾，惟恐自己一旦「駝子翻跟斗，兩頭不着地」，方始加上這麼幾句敗筆，着實令人齒冷。

還有，便是與袁世凱總角論交，同膺貴顯的徐世昌，堪稱北洋第二號人物。他和袁世凱沆瀣一氣，關係最深，北洋武人一概尊稱他為「相國」，因為他在清朝末年，曾經任過軍機大臣、體仁閣大學士、內閣協理大臣、授太保。他曾在袁世凱的大力提拔之下，由一名七品編修，在四年之間飛黃騰達，陞到了一品銜的署兵部尚書，打破了滿人重用漢人，陞遷急速的先例。所以，當宣統即位，載灃攝政，罷黜袁世凱，命他回籍養病。北洋系人物大為失勢，備受排擠的那一段時期，就唯有徐世昌能够幫袁世凱在滿清朝廷，權貴之間上下打點，多方活動，時刻不忘如何使他的老搭檔袁世凱東山再起，大展鴻猷。辛亥（一九一）四月，清廷順應民意，設立責任內閣，以慶親王奕劻為內閣總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為協理大臣。當時，徐世昌便跟那桐商量說：

「協理大臣一席，於我很不相稱，唯有慰廷的才具，方足當此重任。可是，我得避朋黨的嫌疑，不便舉他自代，你看怎麼辦呢？」

那桐原就是跟袁世凱、徐世昌一鼻孔出氣的，所以他當下就自告奮勇的說：

「這有什麼可為難的？菊人，你不便提，就

由我來起這個頭吧。」

徐世昌不欲跳火坑

那桐果然和徐世昌聯銜上奏，以才識疏庸的理由，雙雙請辭協理大臣，並且舉袁世凱、端方自代。宣統登基以後，光緒的幾個弟弟，如載灃、載澤、載洵，把持朝政，權傾一時，誰敢提一聲袁世凱，必定會遭痛責。這一回徐世昌利用慶親王奕劻組織責任內閣，載灃的攝政王取銷，立刻便要袁世凱抬出來，雖然未獲清廷允准，可是畢竟也沒受到申斥。這便是徐世昌頭一回為袁世凱的再度出山，在擔任那開路先鋒的角色。

距此四個多月以後，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在那段清廷危疑震撼，岌岌可危的期間，外有北洋軍唯袁世凱之命是聽，內有徐世昌替袁世凱奔走活動，再三推舉。他先保舉袁世凱為湖廣總督，再力促清廷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又為袁世凱建立權威，排除障礙，倡言軍事職權專屬內閣，他人不得掣肘。最後階段，他尤其極力主張，清帝退位後，應以袁世凱為全權代表，與革命軍磋商大計。

但當清帝退位已成定局，徐世昌這老官僚，却又搖身一變，從袁世凱的死黨，轉變為大清的孤臣孽子。他做出處處不忘舊主，多方加以迴護的架勢。甚至託言國變憂憤，力辭太保之職，決定到青島去做寓公。徐世昌臨走，隆裕聲淚俱下的請他莫忙成行，太傅世續尤且跪下來加以挽留。可是徐世昌依然舍之而去。——他這份做工，也是很巧妙的，因為徐世昌入民國後的唯一目的

，厥在先當袁世凱的內閣總理，如果他不先把清廷的太保官職辭掉，他又怎能當得上中華民國的官呢？

不過，在袁世凱的文臣武將，內外交逼，一派氣勢汹汹的逼宮聲中。徐世昌這一丁點兒假惺惺的做工，依然還能贏得清廷的感激。由此又跟袁世凱合演了一齣雙簧戲，他也在清帝退位詔的末後，加上了博得時人一致稱道的這麼幾句：

「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閑，優游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

元年二月十二日，清帝溥儀宣告退位，算是以事實答覆了段祺瑞等四十二將領的電奏。徐世昌正式向清室表示，他是因為遭逢鼎革，「隱痛在心，從此不預世事。」可是他却跟袁世凱在私下有個約定：「民國成立，立即出仕，未免有點愧對清廷。兩年以後，我必定出山，咱們繼續合作。」

如所週知，徐世昌是清末民初的一名標準老官僚，老奸巨猾四字，足可當之無愧。喫安逸飯他很來勁，造次冒險，他可絕對不幹。因此，在他臨去青島遯居之前，他曾告誡趙秉鈞說：

「凡事當求一穩字，如今偏就百事不穩，臨時總統，內閣總理，無非都是虛名。倘若能够穩穩當當的話，那怕當一名縣知事也是好的，何必貪圖什麼高官厚爵呢？」

這就是徐世昌和袁世凱大不相同的地方了，徐世昌明明曉得國體方改，百事如麻，革命勢力不容忽視，各黨各派也在紛紛崛起，以袁世凱的專斷獨裁作風，將來一定會跟各方面都搞得水火

不能相容。他若是在民國肇建的這頭兩年裏當袁世凱的內閣總理，那就勢必要負疑貶謗，長年從事排難解紛，終至焦頭爛額，束手無策，不得不掛冠求去。他這種心理，跟他自動訂交的袁世凱，當然是非常瞭解的，此所以，徐世昌臨去青島之前，袁世凱給他餞行，就曾當面跟他說過：

「等我把這一起子『混小子』全給撻了，再預備着迎接您老大哥。」

由袁世凱悍然說出的這一句話，足資證明，早在袁世凱接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之前，他先已有了排除異己，陰謀竊國的狼子野心。甚至於，很可能的，他連預定步驟也早就有了腹案。

北府首揆五日京兆

袁世凱從放逐還鄉，垂釣涇上，直到他風雲際會，東山再起，以不到半年的时间，由湖廣總督而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造成此一歷史奇跡的

有兩大功臣，畿外誠屬段祺瑞，京中則推徐世昌。徐世昌怕是非，免煩惱，不欲奉陪袁世凱幹那種左手錢，右手刀，順我者生，逆我者死的獨裁四夫腥風血雨，鏟除異己的梟雄勾當。所以他乾脆以滿清的孤忠自居，飄然而去。一心一意等着袁世凱拚鬥成功以後，再來做他的太平宰相。就近處看，他的抉擇勉可謂為正確；——在民國三年五月一日袁世凱幾乎已使天下定於一，徐世昌欣然出任國務卿之前，至少就有七位（九任）袁世凱的「宰相」在隨波逐流，喫足苦頭。袁世凱的第一位內閣總理是唐紹儀，他幹了三個月零二十九天。第二位陸徵祥，任期兩個月又二十四天。

第三位是由趙秉鈞代理了一個月另四天。真除後，又維持了九個多月，其後竟因宋教仁被刺案，給袁世凱下毒滅口。第四位係由段祺瑞任代理內閣總理，任期剛好一個半月。第五位則由朱啓鈴再代，任期只有兩天。兩天後段祺瑞代上加代，他又維持了十三天。第六位是熊希齡，他幹了六個月零十二天。第七位是孫寶琦，他代理熊希齡的內閣總理一職，做了兩個半月。袁世凱的國務總理走馬燈般團團轉，有的竟比「五日京兆」任期更短些。這種差使徐世昌當然不想幹，同時他也幹不了。試看，民國三年五月一日北洋勢力瀾漫大江南北，彷彿有了個天下一統的局面。徐世昌欣然出任國務卿，一做便是將近一年又半，如果不是他反對袁世凱洪憲稱帝，說不定他還會永遠的幹下去呢。

但從遠處看，徐世昌的急流勇退，韜光養晦，彷彿又是很不智的。因為，「老相國」的遯萌退志，徒然給好些後生小子，圈外人物獲得了青雲直上，借步登高的大好機會。其中受惠最大的，偏又首推段祺瑞。所以說，民國元年清帝退位，徐世昌避重就輕的閃過一邊。這一閃避等於是在把段祺瑞給捧了出來，成為民國十六年以前我國政壇的中心人物。

袁世凱自己並非正式軍人出身，他雖以知兵自許，但他却私衷非願軍人從政，在此可以舉出兩個例證。其一，袁世凱縱為北洋系的首領，却是北洋軍閥之擔任閣員者，除了專業化的袁氏好友海軍總長劉冠雄，民國四五年間當過四個月陸軍總長的王士珍，就祇有迭任陸軍總長、內閣

總理的段祺瑞。其二，民國五年四月二十二日，袁世凱洪憲稱帝引起他的親信幹部以至全國民衆一致反對，國父主持討袁，雲南護國軍正在川南奮戰。袁世凱陷於衆叛親離，四面楚歌聲中。國務卿徐世昌因反對帝制掛冠求去，袁世凱唯有起用段祺瑞，繼任國務卿。五月八日袁世凱自動撤銷「政事堂」，恢復國務院，以段祺瑞出任國務總理。當時，段祺瑞很想任命他的心腹智囊徐樹錚爲國務院祕書長，他請袁世凱的親信張國淦代爲提出。張國淦乃在袁世凱的跟前提起——

「總理想自己物色一位祕書長。」

袁世凱當下就怫然不悅，頻頻的追問：

「他想用誰？他想用誰？」

張國淦被他催問得急了，只好據實相告：

「總理想用徐樹錚，以資熟手。」

這時候，袁世凱的臉色，便突然的陰沉下來，他憤憤然的說：

「這真太不像話了！軍人總理，軍人祕書長！這兒是東洋刀，那兒也是東洋刀！」

袁世凱所謂的「東洋刀」，不是武士刀，而是軍官佩戴的指揮刀。

然後，袁世凱在想起自己處境的艱危時，他方始恢復自然的神情說道：

「你去向芝泉說，又錚是軍事人才，就叫他再當一任陸軍次長吧。」

大清亡國淒慘一幕

由此可見，段祺瑞之在民國初年，脫穎而出，自軍界邁向政壇，成爲袁世凱的繼承人。首先

，得力於他在民元之初，不惜賣盡氣力，撕破臉皮，硬把袁世凱捧上了臨時大總統寶座上去。其次，也得歸功他的運氣太好，袁世凱夾袋中的人物，够資格當國務總理，同時也在袁世凱攫取政權之役中出過大力的，徐世昌知難而退，唐紹儀與北洋系意見分歧，陸徵祥不容於國會，趙秉鈞一語不慎，被袁世凱下毒暴卒，這才輪得到段祺瑞在二年五月一日便以黑馬姿態，出任閣揆，而成爲僅次於袁世凱的北洋第二號首領。

民國成立普天同慶

與清帝退位詔同時公佈的，還有南北雙方字斟句酌，往返洽商多次方始定案的「優待皇室八條」、「優待皇族四條」、「待遇滿、蒙、回、藏七條」。二月十二日，袁世凱身攜擬定退位詔稿入宮進呈，隆裕、宣統、世續、徐世昌和諸王大臣都在養心殿候着。袁世凱呈上退位詔稿，隆裕還沒看完，便悲從中來，失聲痛哭，順手將詔稿交給太傅世續，太保徐世昌蓋用御寶。七歲的末代皇帝溥儀，則撲到隆裕的懷中，放聲號啕，諸王大臣含悲忍淚，跪請太后勿過悲傷，隨由內監扶掖回宮，這便是滿清亡國的最後一幕。據說，連徐世昌在最後一段時期改任太保，都出諸袁世凱的精心安排，因為他怕隆裕在退位詔上蓋用御寶的時候，會由於刺激過甚，重演王莽篡位時孝元皇后憤而猛擲御寶的故事，所以特地做做英國內閣設掌璽大臣的制度，以徐世昌改任太保負責掌璽。由這一件小事，也就可以想像袁世凱當年的部署，是何等的週密。

退位詔一公佈，留在北京沒走的滿清王公親貴，一部份逃進了使館區東交民巷，一部份遠走高飛。例如聚斂無算的慶親王奕劻，就帶着側福晉（姨太太）們逃到了天津租界，還有一部份早已投向袁世凱。其中最特別的一位是光緒之弟，宣統之父，從攝政王退居醇親王的載灃，照說他應該駭怕袁世凱一旦權在手，會報當年逼他退隱滬上的一箭之仇。可是他偏偏個沒事人似的，照他兒子宣統的追憶是——

「醇王在會議上一直一言不發，頒布退位詔後，就回到家裏抱孩子去了。」

袁世凱本人，則在清帝退位詔公佈的同時，以全權名義布告中外大小文武官署，表示政府機關不容有一日之間斷，所有政務仍當繼續進行。他又巧立名目，自稱臨時政府首領，各部大臣也一律稱之首領。於是在清帝退位以後，南北又有對峙的兩個政存在。

由於清帝退位詔係由末代狀元張謇替末代皇帝宣統起草，而交由袁世凱的全權代表唐紹儀拍發到北京，雙方同意不再增刪。不料袁世凱竟在末段加上了「授袁世凱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的那幾句，曾使孫中山先生爲之大怒。孫中山先生曾致電袁世凱，指責他的不當行爲。袁世凱却覆電節詞狡辯，他說這幾句話完全是清廷的遺言性質，如今清廷已死，總不能再使他起死回生而後加以更正。同時袁世凱爲「謝罪」起見，他再電南京，承認臨時參議院與臨時大總統，爲服從民國的表示，再通令各軍，一律改用中華民國旗幟。

二月十三日，孫中山先生特咨臨時參議院辭職，並且舉袁世凱以自代。不過，他在咨文之

後，正告臨時參議院下列三點：

- 一、臨時政府地點，設於南京，為各省代表議定，不能更改。
- 二、辭職後，俟參議院舉定新總統到南京就任之時，大總統及國務員，乃行解職。
- 三、臨時政府約法，為參議院所定，新總統必須遵守。頒布之一切法律章程，非經參議院改訂，仍繼續有效。

老羅斯福和華盛頓

二月十四日，臨時參議院舉行臨時大總統選舉會，到會者共有十七省，計十七票。袁世凱以全票當選。臨時參議院立即致電北京，有謂：

「本日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滿場一致，選公為中華民國大總統。查世界歷史，選舉大總統，滿場一致者，只華盛頓一人，公為再見。同人深幸公為世界之第二華盛頓，我中華民國之第一華盛頓。統一之偉業，共和之幸福，實基此日，務請得電後，即日駕蒞南京參議院受職。共和萬歲，中華民國萬歲！」

學驗閱富的黨國元老胡漢民，曾在他的自傳中提到這件事，他說：

「參議院接受先生辭職文，比之羅斯福（按指美國的老羅斯福總統 Theodore Roosevelt，亦即美國的第二十六任總統，任期係公元一九〇一到一九〇九年，亦即於宣統元年卸職者。）而頌袁世凱當選，則比

之華盛頓，其無識可笑至此！」

隨後，經由臨時參議院兩天激辯，二度投票，仍然以十九票對八票的絕大多數，通過臨時政府設在南京。這也就是說，袁世凱必須南下就職，在南京執行臨時大總統職務。然而，袁世凱徒知保全個人祿位，絕無國家民族觀念，他以北洋軍拱衛的北京為其巢穴，既已做賊心虛，因此也就一步不敢輕離。於是他又釀成了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通電全國，軟裏透硬，力陳他不克南來就職的原因，計有下列三點：

一、又拉出洋人來當擋箭牌。袁世凱在電文中說：「北方軍民意見，尚多紛歧，隱患實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潛長。北京外交團，向以凱離此為虞，屢經言及。」

二、北方危機隱伏，必須由他坐鎮。電文有謂：「然暫時羈絆在此，實為北方危機隱伏，全國半數之生命財產，萬難擅置。」

三、滿蒙兩地相繼告警。袁世凱聳人聽聞的在電文中說：「奉（遼寧）江（黑龍江）兩省，時有動搖，外蒙各盟，迭來警告，內訌外患，遞引互索。若因凱一去，變端立見，殊非愛國救世之素志。若舉人以代，實無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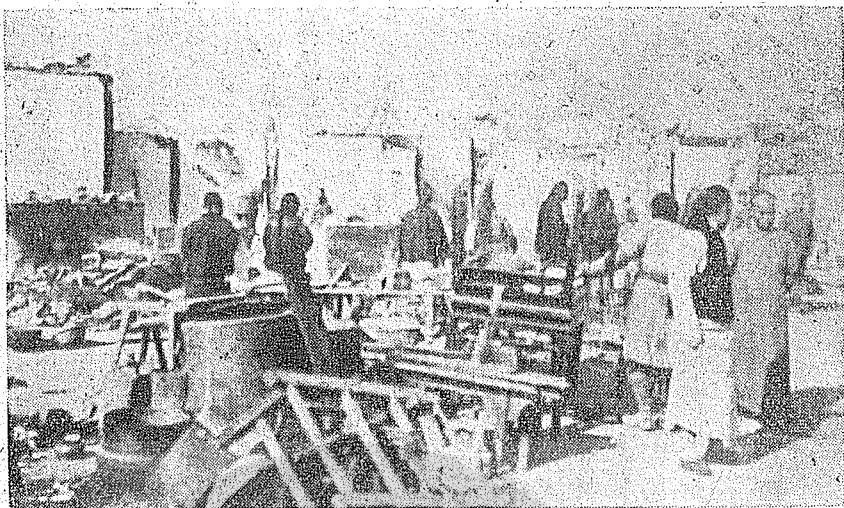
然後再引到洋人身上，袁世凱緊接着說：「……然長此不能統一，外人無可承認，險象環集，大局益危。」所以，袁世凱在「反覆思維」以後，他竟然向孫中山先生挑戰：

「與其孫大總統辭職，不如世凱退居。蓋就民國設立之政府，民舉之總統，而謀統一，其事



蔡元培（中）任迎袁南下就職專使，汪精衛（左前排第一人）等為歡迎員，於抵達北京時攝。

較便。今日之計，惟有南京政府，將北方各省及各軍隊妥籌接收以後，世凱立即退歸田里，為共和之國民。」



段祺瑞派曹錕所率之第三鎮入京担任袁世凱警衛部隊，結果引起北京兵變，東安市場焚劫一空。

和之國民。」

但是孫中山先生仍以臨時參議院的表決為重，屹然不為袁世凱危言聳聽，藉詞要挾所動。他一面馳書開導袁世凱：「……公之此行，易新國之視聽，副與人之想望，所關頗鉅。於是已申令有司，繕治館舍，靜待軒車。現在海內統一，南北皆有重要將帥，為國民之心膂，維持秩序之任，均有所委付。不必我輩簿書公僕，躬親督率，……文之志願，但求作新邦國。公之心迹，更願戮力人民。故知南北奔馳，公必忘其暇，……公毋以道途為苦，以為強勉服務者倡。」

孫中山先生苦口婆心，殷殷勸促袁世凱南下就職，怎耐袁世凱一味戀棧北方，視南京為長途。孫中山先生迫不得已，唯有指派教育總長蔡元培為歡迎專使，復派外交次長魏宸祖、海軍顧問劉冠雄、參謀次長鈕永建、法制局長宋教仁、陸軍部軍需局長曾昭文、步兵第三十一團團長黃愷元、湖北外交司司長王正廷，與前議和參贊汪精衛為歡迎員，偕同唐紹儀北上，迎接袁世凱南下就職。

北京兵變真象如何

民國元年二月二十六日，蔡元培一行抵達北京，袁世凱特地大開正陽門，親自迎接。他和蔡元培等商議南下路線，他說他想循京漢鐵路南下，以便先到武昌，和黎元洪副總統見次面，然後再換乘輪船直放南京。袁世凱所表現的態度謙虛誠懇，談及赴寧就職行程時顯得興高采烈，使各專使頗出意外，咸以為他的突告軟化，可能是受了南京

方面立場堅定，可能採取抵制行動的影響。殊不知袁世凱成竹在胸，早有定算。十二月二十九日晚間，馬大人胡同內閣總理官邸上下人等正在喫晚飯，忽聞槍聲連響，人聲鼎沸，東安門外一帶火光燭天。據說起初袁世凱自己也很驚慌，他拿起電話就問西城方面情況如何？因為當時正有謠言，說是禁衛軍即將入城作亂。

電話正打着，忽告中斷，府邸電燈也全部熄滅。袁世凱忙命眾人暫且下地窖子躲避，並且下令全體衛士每名賞給大洋數百元，激勵他們固守崗位，矢死不退，確保府邸上下眾人的安全。不一會兒諜報來到，知道了是段祺瑞所調來的第三鎮曹錕所部兵變，先在朝陽門外搶劫，繼而與朝陽門裏的變兵相會合，四出劫掠。被一把火燒了東安市場、東四牌樓等商業地區。袁世凱聽說是第三鎮誰變這才略略的放下了心來，他頓時就跌足咆哮，破口大罵，尚且怒氣沖沖的道：

「快取我傢伙來，他們胆敢這麼樣胡鬧！待我親自去打這班混小子！」

兵荒馬亂，吵吵嚷嚷了一整夜，將近拂曉時分，六國飯店有人送了一封急信來。袁世凱拆開一看，方知歡迎團一行住在法政學堂，昨夜也有亂兵持槍闖入，專使們或逃或躲倖免於難。蔡元培、魏宸祖、汪精衛等已於天將亮前逃到東交民巷六國飯店，但是內中還有數人不知下落，遂由汪精衛先寫信來急告袁世凱，請他趕緊派人訪尋，俾免發生意外。袁世凱一聞來人，各專使不但行李盡失，而且衣履不全，情形相當狼狽。他立請葉恭綽步行前往京漢鐵路局提款四千元，趕到

東交民巷加以慰問，再分令各處迅速尋覓在亂軍之中失散的幾位專使。這便是民元譚勳中外的北京兵變第一幕。

北京兵變前後持續將近一星期，範圍尚且擴大到天津、保定，及其附近十餘縣。北京內城遭劫四千餘戶，外城被搶的亦達六百餘家，保定東關子火藥庫快槍七萬餘桿，子彈不計其數全被劫掠一空，藩庫存款五萬餘兩則被准軍所劫，北方秩序陷於紊亂。情況嚴重時期，英美日德意各國紛調海陸各軍，並組成國際兵團，自動保護僑民的生命財產，儼然庚子拳亂八國聯軍之役即將重演。各地北洋駐軍相繼開拔，表示將自動入京拱衛。段祺瑞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使北洋軍重歸掌握，就由於這一次兵變，險些把幾支重要隊伍拖垮潰散。北洋軍自動打起發準備撈一票各自回老家，僅祇因為有人散播謠言，北洋軍在武昌起義以後奉令南下，漢口一戰將江漢繁華地區夷為一片平地，尤其焚殺劫掠無所不為。在清帝退位以前，也唯有北洋軍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悍然與革命軍作戰，他們的作為引為中外輿論，舉國同胞的嚴厲指責。因此便有人因風煽火，危言聳聽，都說袁世凱一旦當選臨時總統，南下就職，馬上就要把北洋軍全部加以解散。所以亂兵們在譁潰劫掠時，直在嚷嚷着：

「民國政府用不着僭們啦，僭們還是乘早撈點盤纏回老家吧！」

北京兵變，所引起的第一個直接後果，便是兵變翌日，元年三月一日下午四時，袁世凱在迎賓館召開北京高級軍政首長會議，決定立即採取行

動制止亂事蔓延。次日，歡迎團急電南京，據謂：「北京兵變，外人咸為激昂，日本已派多兵入京，設再有此等事件發生，易肇外人干涉。元培觀此情形，咸以為速建統一政府，實今日最重要問題，其餘儘可遷就，以定大局。」

段祺瑞的脫穎而出

這完全是目觀北方局勢嚴重，針對實際情形所提出的緊急建議。因此，大局急轉直下，三月六日，參議院允准袁世凱在北京就職，各地亂事也就迅速收平。但却由於袁世凱在民國鼎革之初玩的戲法太多，太令人嘆為觀止，所以人人認定北京兵變必定是袁世凱所一手導演，目的在以此藉口表示他無法南下就職。他唯恐中了南京方面的「調虎離山」之計，不肯輕離巢穴。其實，則袁世凱可能預料得及他一旦南下北洋軍勢將發生小問題，他有恃無恐，因此根本不曾做過南下的打算，沒想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兵變一發即難收拾。若謂他唆令第三鎮統制官曹錕發動兵變，製造他無法南下就職的藉口，那袁世凱是斷然不會這樣小題大做的。袁世凱不會笨得連玩火自焚的道理都不懂得，試看北京兵變後袁世凱及其重要幹部的張皇失措，焦頭爛額，就曉得這個漏子挖得有多大？外力干涉，華北精華地區糜爛，外加上許多精銳的北洋勁旅一哄而散，袁世凱飽受百姓咒罵，輿論指責，使他破題兒第一遭丟盡顏面。大批人槍流入民間，又曾在民初造成華北各省持續多年的匪患時生，動盪不安，凡此都不是袁世凱、段祺瑞之輩所願見者。特別是段祺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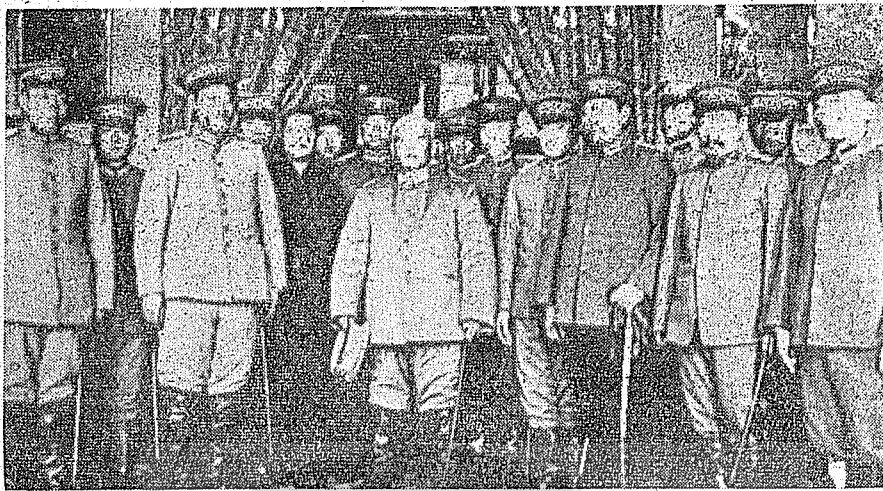
他才整頓好北洋六鎮，北京兵變後又得重新再來一遍。北洋軍在這次兵變中因潰散甚夥，損失慘重。何況，倘若當時南方的民軍以平亂為由，大舉北上，乘各地北洋軍譁變或不穩時批亢搗虛，直搗黃龍，說不定連袁世凱都將束手就擒。至少，同盟會老同志，辛亥那年担任各省都督代表聯合會議長的譚人鳳，就會說過：

「……使南政府毅然攻擊，以援鄂各軍出武勝關，直趨河南，與山陝義軍合。以南京集合各軍分配前敵，三路夾攻徐州，分一支搗開封與鄂軍合，一支由京浦取濟南與齊魯義軍合。行見北方健兒，羣起響應，袁且將為甕中之鼯矣！」

袁世凱在北京就職，首都暫設北京已成定局。南京方面終覺得袁世凱花樣太多，行徑可怕，必須限制他的權力，遏抑他的野心。早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初，宋教仁力主實行責任內閣制，遭到同盟會同志的多數反對而作罷。這時候，袁世凱既不能南下，北洋軍又捏在他的手裏。南京方面便採取雙管齊下的箝制辦法，一方面由臨時參議院快馬加鞭通過臨時約法，三月十一日公布實施，決定未來的政府採取責任內閣制。另一方面，在人事安排上公開表示意見，建議袁世凱採納。首先是同盟會員安徽都督孫毓筠發表主張，籲請孫中山先生出而組閣，與同盟會無關的廣西約督陸榮廷立起響應。又有人提議以黃興為首任閣揆。但是袁世凱的應付之策是裝聾作啞，置之不答。

於是南方退而求其次，力主陸軍總長黃興與聯，有以限制袁世凱抓得緊緊的北洋兵權。這又

是袁世凱所絕不能接受的，他深知陸軍總長一席在閣員中最關重要，必須由他的親信心腹擔任。



袁世凱如願以償，終在北京就臨時大總統職。

由於民初有開國四偉人——孫中山、黃興、袁世凱、黎元洪之崇號，黃興的威望甚且在他自己之上，袁世凱就唯有捧出脅迫清帝退位，贊助共和有功，而且和黃興同為實力派人物，指揮得動北洋六鎮的段祺瑞來，與黃興相抗。他以段祺瑞出長陸軍，而昇黃興以參謀總長一席，因為參謀總長毫無實權可言，黃興率然拒絕。袁世凱便將參謀總長一席改由副總統黎元洪遙領，由他的親信陳宦代理部務。他再請黃興出任南京留守，統籌指揮南方民軍。

國務總理入同盟會

民國元年三月八日，袁世凱在北京通電宣誓就職，從此他自稱「本大總統」，這又是他迫不及待，很不漂亮的一着。因為根據參議院所定的就職辦法，袁世凱應在通電宣誓後將所擬派的國務總理、國務員名單送請參議院徵求同意，任定而後在南京辦理交代。前任孫大總統應於交代之日解職，翌日，袁世凱始得在北京就任。

因此之故，就由於袁世凱性急了些，而使民國元年三月九日，到四月一日之間，我國領土上又有南北兩個政府同時存在。南京孫大總統是因為遵照參議院規定，一時無從解職，北京袁大總統則在前任尚未辦好交代之先，自說自話的提前視事。

不過，參議院早有明文規定：「在新選總統雖受職，而未曾經由在任總統交代以前，一切政令仍由在任總統施行。」所以，袁世凱在三月十三日決定以唐紹儀出任國務總理，並且開出了各

國務員的名單，他仍還得電請孫大總統代為咨送參議院。

袁世凱第一次所開出來的內閣閣員名單，國務總理唐紹儀首先獲得參議院的同意。其餘的十二位國務員，則多多少少有點問題。因為——

一、南京臨時政府係採總統制，下設陸軍（兼參謀總長）、海軍、內務、外交、財政、司法、教育、實業、交通，一共是九部。袁世凱却將實業部分割為農林、工業、商業三個部，交通部分割為交通、郵電兩部，變成了十二個部。

二、在袁世凱北京政府的十二個部中，至少有陸軍總長段祺瑞有待商榷。海軍總長藍天蔚、教育總長范源源、工業總長陳梈、商業總長劉炳炎，郵電總長梁士詒，更是不獲參議院通過。

於是，幾經磋商，反覆研擬，直到三月二十五日，新任國務總理唐紹儀，方將雙方初步協議的一紙國務員名單，攜來南京，出席參議院會議，發表政見，提出名單徵求同意，同時辦理臨時政府交接事宜。經過十二天的協調後，第二次名單和第一次名單已有顯著的更動——

一、十二個部改為十個部，亦即實業部區分為農林、工商兩部。

二、包括國務總理唐紹儀在內，十一位人選中，同盟會會員佔五席，計為唐紹儀（雙方先有成約，唐紹儀一到南京就參加同盟會）、蔡元培、王寵惠、宋教仁、陳其美。北洋系人物佔三席：趙秉鈞、段祺瑞、劉冠雄。無黨無派兩席：陸徵祥、梁如浩，君主立憲派佔一席，是為湖南鳳凰籍的熊希齡。

三月二十五日唐紹儀抵達南京，二十七日，參加南京臨時政府公宴，由黃興、蔡元培簽名作介紹人，居正發給同盟會入會同志志願書，唐紹儀欣然接受，即席簽字。然後恭請孫中山先生主誓，唐紹儀起立宣誓加入同盟會，席間諸人歡呼：「同盟會萬歲！」袁世凱的首任國務總理，自此成為中國同盟會之一員。

段家班底借步登高

但在三月二十九日的參議院大會席上，袁世凱最後所決定的名單，又有梁如浩任交通總長一職不獲參議院通過。所以當天所通過的各國務員，便改成了下列各人；——茲並略加分析，俾使讀者瞭然當年袁世凱所要的偷天換日，暗渡陳倉手段：

北政府第一任內閣總理暨國務員

國務總理唐紹儀加入同盟會不過三天，但却為袁世凱垂二十八年的老搭擋，舊僚屬，兼要好朋友。

外交總長 陸徵祥 名為無黨無派，實則袁氏附庸。尤其因為陸徵祥時任駐俄公使，尚未返國，袁世凱乃以他的親信，邀請袁內閣外務大臣胡惟德代理，更是唯袁世凱之命是從。

內務總長 趙秉鈞 原遜清袁內閣內務大臣，袁世凱的特務首腦，由袁世凱所一手提拔，號智庵，意即為袁世凱的智囊。

財政總長 熊希齡 君主立憲派，絕對親袁，為當時公認的理財能手。

陸軍總長 段祺瑞 袁氏嫡系人物。

海軍總長 劉冠雄 袁氏嫡系人物。

教育總長 蔡元培 同盟會主要人物之一，

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

司法總長 王寵惠 同盟會重要人物之一，

南京臨時政府外交總長。

農林總長 宋教仁 同盟會重要人物之一，

南京臨時政府法制院院長。

工商總長 陳其美 同盟會重要人物之一，

滬軍都督，不克就職，由次長王正廷代理。

。王正廷曾任南京臨時政府議和參贊。

交通總長 唐紹儀兼，後以無黨無派之施肇

基代。施肇基與袁系人物關係密切，迭曾

在徐世昌、唐紹儀之下担任要職。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出來，袁

記北政府，關係重大的外交、內務、財政、陸軍

、海軍、交通六部；全部落入袁系人物之手。同

盟會僅佔教育、司法、農林、工商四席，而且一概都

是無權無勢，無從有所作為的冷衙門，窮機關。

三月二十九日舉行的參議院大會，還聽取了

唐紹儀所作的施政方針報告，並且議決定四月二

日將臨時政府遷往北京，臨時參議院也同時移往

北京開會。

所以，四月一日，南京臨時政府孫大總統頒

佈解職令，親往參議院行解任禮。二日通告全國

同胞，三日由京赴滬，旋即應黎元洪之邀，赴武

漢慰勞首義軍民同志。

段祺瑞居然當上袁世凱北京臨時政府的陸軍總長了。他從孝感前線走馬上任，榮任總長後，

所下的第一張條子，便是派他的頭號智囊徐樹錚為軍學處處長。不久，陸軍部的編制訂定，段祺瑞的頭一批班底，同時編組完成，是即為：

總務廳委員長 徐樹錚
參事廳委員長 張伯英

參事 金紹曾、吳昭麟、毛繼成、陳寬沅。

軍衡司司長 林攝上
軍務司司長 沈郁文

軍械司司長 翁之麟
軍學司司長 魏宗瀚

軍需司司長 羅開榜
軍醫司司長 方擎

軍法司司長 施爾常
秘書 梁建章、塔齊賢、莊景珂。

民國元年四月二十九日，中華民國臨時參議院，在北京舉行開院禮，袁世凱親率文武官員列席，即席致詞，強調：

「此次特任國務總理唐君，與各部總長，皆一時濟變之才，世凱正資倚任，相與共支大局，願國民深信之贊助之為幸！」

然而，言猶在耳，以段祺瑞、趙秉鈞打頭陣的倒唐風潮，已在暗滋潛長，呼之欲出了。北京臨時政府一開張，先就起了一片爭戰殺伐之聲。

(待續)

訂閱 中外雜誌 請撥
電話：七七一四八〇